

中國古輿服論叢

(增訂本)

孫機 / 著



上海古籍出版社

014012304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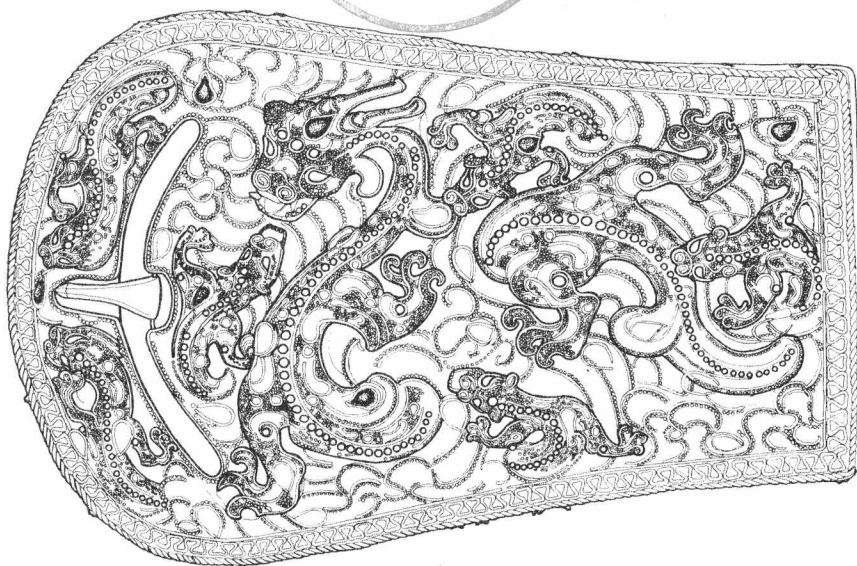
K875

09-2

中國古輿服論叢

(增訂本)

孙机 / 著



北航

C1699464

上海古籍出版社

K875

09-2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中国古舆服论丛 / 孙机著. —增订本. —上海:
上海古籍出版社, 2013. 11
ISBN 978-7-5325-6945-8

I. ①中… II. ①孙… III. ①车马器—中国—
文集②服饰—中国—古代—文集 IV. ①K875.34-53
②K875.24-5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3)第 167738 号

中国古舆服论丛(增订本)

孙 机 著

上海世纪出版股份有限公司 出版
上 海 古 籍 出 版 社
(上海瑞金二路 272 号 邮政编码 200020)

(1) 网址: www.guji.com.cn

(2) E-mail: guji1@guji.com.cn

(3) 易文网网址: www.ewen.cc

上海世纪出版股份有限公司发行中心发行经销
常熟人民印刷有限公司印刷

开本 787×1092 1/16 印张 30.75 插页 9 字数 617,000

2013 年 11 月第 1 版 2013 年 11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 1—2,100

ISBN 978-7-5325-6945-8

K·1759 定价: 128.00 元

如发生质量问题,读者可向承印公司调换

目 录

上 编

始皇陵 2 号铜车对车制研究的新启示	(3)
略论始皇陵 1 号铜车	(19)
中国古独辘马车的结构	(27)
中国古马车的三种系驾法	(56)
商周的“弓形器”	(69)
轂	(80)
“木牛流马”对汉代鹿车的改进	(89)
唐代的马具与马饰	(94)
周代的组玉佩	(120)
深衣与楚服	(135)
洛阳金村出土银着衣人像族属考辨	(147)
进贤冠与武弁大冠	(157)
汉代军服上的徽识	(179)
说“金紫”	(183)
南北朝时期我国服制的变化	(189)
从幘头到头巾	(200)
唐代妇女的服装与化妆	(219)
中国古代的带具	(247)
霞帔坠子	(285)
明代的束发冠、髻髻与头面	(295)

下 编

两唐书舆（车）服志校释稿	(329)
凡例	(329)
卷一 总序、车舆	(330)
卷二 冕服、朝服、公服	(375)
卷三 常服、其他	(432)
图片目录	(479)

上 编

始皇陵 2 号铜车对车制研究的新启示

1983 年 3 月间，承蒙临潼秦兵马俑博物馆和秦俑考古队惠予便利，笔者有幸对 1980 年冬在始皇陵封土西侧发掘出土、此时修复工作已近完成的 2 号铜车进行了初步考察。这一组古文物瑰宝，不仅气魄恢宏、工艺精湛、装饰华美，而且造型极其严谨、准确（图 1-1）。全副鞍具，包括像繁缨这样的细节，都用金属逼真地复制了出来。有些从前认不准的车器这次找到了归属，有些从前感到扑朔迷离的记载这次也被澄清，并用具体形象生动地阐明了。在过去发掘的秦真车马的陪葬坑中，这些部件却大都朽失无存。因此可以认为，2 号铜车的出土，无疑将使古车制的研究推进到一个新阶段。最近又获读此次发掘之尚未发表的简报，进一步弄清楚了一些问题，因志其一得之见，以求正于同志们。不过由于始皇陵并未正式全面发掘，有关葬仪、葬式的许多问题尚不明了，目前只能就车论车，先对它本身的形制作些探讨。

2 号车的一条辔绳末端有朱书文字“𨋖车第一”。首字微泐，简报未释。按古玺文“安”字作𨋖（《古玺汇编》页 1448）、𨋖（同上书页 4348），故此字应是安字。而 2 号车的御者又坐于前舆，证以《续汉书·舆服志》刘注引徐广“立乘曰高车，坐乘曰安车”的说法，则此车应为安车；但此车有容盖衣蔽，车型又当属于辎、辂之类。辎、辂二车，车型相近。《释名·释车》：“辎、辂之形同，有邸曰辎，无邸曰辂。”《宋书·礼志》引《字林》亦谓：“辂车有衣蔽无后辕，其有后辕者谓之辎。”这两种车在汉画像石和壁画中都有很清楚的表现（图 1-2），并有车旁榜题为证^①。将它们的形制与 2 号车比较，其相同之处不难立辨。但在一般印象中，总觉得辎、辂是妇女乘坐的。《汉书·张敞传》：“君母出门，则乘辎、辂。”汉代的出行图中，乘辎车的也多是妇女^②。其实这种车男子也可以乘坐。《汉书·张良传》记张良对刘邦说：“上虽疾，强载辎车，卧而护之。”这里的辎车正是《释名》所谓“载辎重卧息其中之车”之意。汉高祖与秦始皇的时代相近、地位相当，两人出行卧息也可能用同类型的车。所以 2 号车单从坐乘这方面来说，可以认为是安车；而从车箱构造这方面来说，又可认为是辎车。《古列女传·齐孝孟姬传》：“妾闻，妃后逾阂，必乘安车辎辂。……今立车无辂，非所敢受命。”可见辎辂可以包括在安车类型中。大抵安、立，辎、辂，辎、辂，辎、辂等车的分类标准

各不相同，其中有些名称是互相交叉的。如《汉书·平帝纪》：“立輶併马。”则輶车可立乘，应为立车之一种；又《霍光传》颜注：“輶、輶本安车。”则輶、輶又均为安车之一种。《左传·襄公二十三年》所记齐国战车有先驱、申驱、贰广、启、肱、大殿等，但这些不同的名称可能只是依据它们在战阵中所居位置之不同而区分的，并非各自代表一种独立的车型。所以一辆先驱车，同时又可能是一辆輶车；而一辆申驱车，同时又可能是一辆轻车。鉴别2号车的车型时，也宜考虑到这种情况。

2号车车箱两侧有可推启之窗，可能就是《说文》所称之戾。《户部》：“戾，輶车旁推户也。”《说文》下定义时遣词很有分寸，它不说戾是窗子，而说是推户。这是由于窗的本义是“通孔也”^③。窗字亦作“囱”。王力先生谓：“囱指天窗，即在帐篷上留个洞，以透光线。”^④可见窗子上起先是不装窗扇的，即使后来装了窗扇，直到唐代以前也多为固定的，不能开启。而户却有可开合的“户扇”即扉。因此，輶车侧面的推窗也只得称为“推户”了。2号车的戾上还镂出了很细密的菱形孔洞（图1-3:2），应即古文獻中所称之绮寮或绮疏。如，《西京赋》“交绮豁以疏寮”，《魏都赋》“曦日笼光于绮寮”，《古诗十九首》“交疏结绮窗”，《后汉书·梁冀传》“窗牖皆有绮疏”，皆指此种镂空纹样。因为寮是“小空也”，疏是“刻穿之也”^⑤，而绮则如《释名·释采帛》所说：“绮，歆也。其文歆邪，不顺经纬之纵横也。”据出土古绮标本观察，其织纹多呈菱形，也有呈复合菱形的，即所谓“杯文绮”^⑥（图1-3:1）。后者与2号车戾上镂孔的形状更为接近。这种式样的镂空窗扇战国时已经出现。《楚辞·招魂》称“网户”，王注：“网户，绮文镂也。”即是此物。但在汉代明器陶屋的窗子上反而不太常见，那上面往往只有直棂、斜格、穿壁等较简单的图案。虽然河南陕县刘家渠汉墓出土的陶仓楼在腰檐的栏杆上出现过与2号车戾相近之菱形镂空^⑦，却也做得很粗疏。2号车戾上的绮寮为古建筑外檐装修的细部结构提供了例证。

2号车在车箱后方开门，与《周礼·巾车》“良车、散车”郑注“谓若今輶车后户之属”之说合。其左侧门颊装银质拐形门栓（图1-4:1），应名为银户钥。《方言》卷五：“户钥，自关而东陈、楚之间谓之键，自关而西谓之钥。”《礼记·月令》：“脩键闭，慎管籥。”郑注：“管籥，搏键器也。”可见它是一种有搏键装置的栓门之具。清·朱骏声说：“古无锁钥字，凡键具皆用木不用金。”^⑧所以键^⑨、键、籥、闩^⑩、钥诸字可互通。户钥在满城1、2号汉墓中均出。2号墓所出者由内挡（或即键）、转轴与轴套（或即管）、把手（或即钥）三部分构成^⑪（图1-4:2）。因此它亦可名为“管键”（《周礼·司门》），户钥则是其通称了。而对于车来说，只有輶、辇等车型才有后户，才能装户钥。此物既然在满城1号刘胜墓出土，说明他亦用輶车类型的车从葬，这又可以作为男子乘輶车的一项旁证。

2号车除金、银零件外，整体用铜制，惟于车盖上附有一层丝织物，当即《说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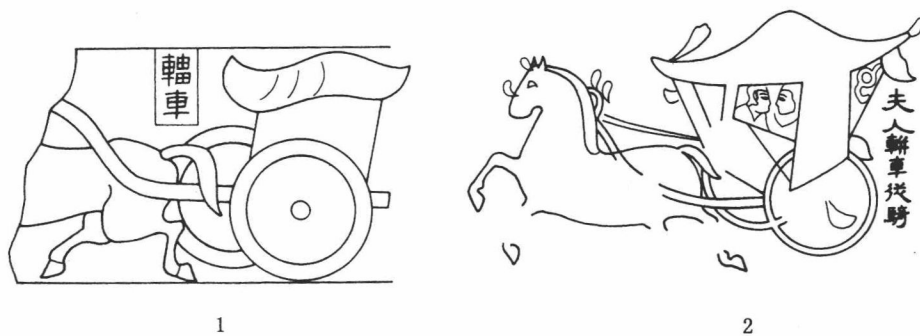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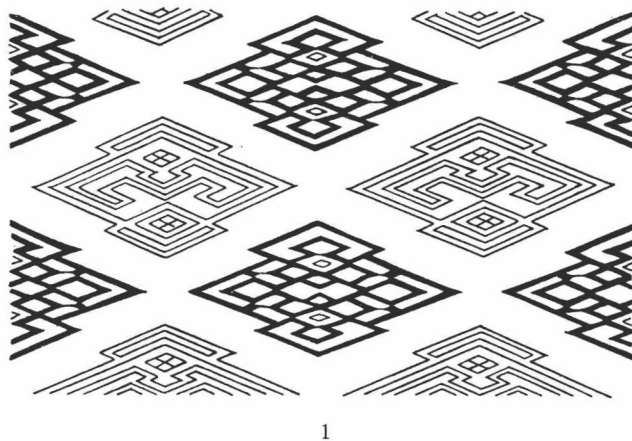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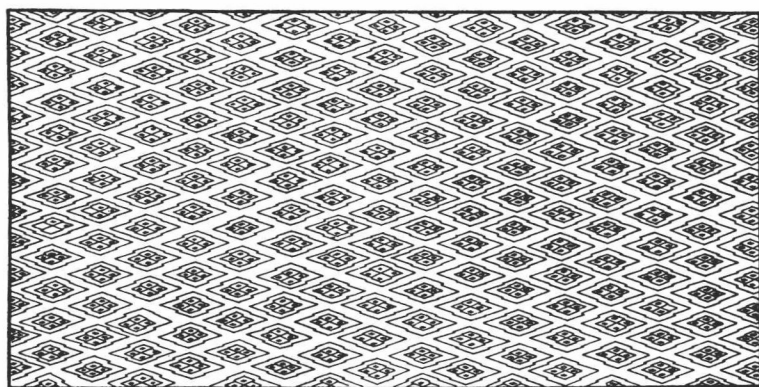


图 1-2 輜车与駟车

1. 潘祖荫旧藏汉画像石中的輜车 2. 和林格尔汉墓壁画中的駟车



1



2

图 1-3 绮与绮寮

1. 马王堆 1 号汉墓出土的杯纹绮 2. 2 号铜车的绮寮

巾部》“幘，盖衣也”之幘。车盖之有盖衣犹车杠之有杠衣，盖衣当蒙覆于盖上。但此车已有铜盖，不便再加铜幘，所以盖衣就直接用丝织物制作了。此车之盖呈椭圆形，顶部隆起，近似所谓鳖甲^⑫。它随车之纵深延长，这是因为其车箱为重舆，车盖要遮住前、后两节车舆之故。《隋书·何稠传》载：“旧制：五辂于辂上起箱，天子与参乘同在箱内。稠曰：‘君臣同所，过为相逼。’乃广为盘舆，别构栏楯，侍臣立于其中。于内复起须弥平坐，天子独居其上。”《旧唐书·舆服志》：“玉辂，青质，以玉饰诸末。重舆。”从这些记载看来，似乎隋唐之辂才用重舆。其实早在秦汉的辂车上就能看到这种形制。山东福山东留公村出土的汉画像石中之辂车，车箱分割为前后两部分，主人坐于后舆，御者在前舆（即缩或育）中执策驭马^⑬（图1-5）。2号车也是这样。不过此车的御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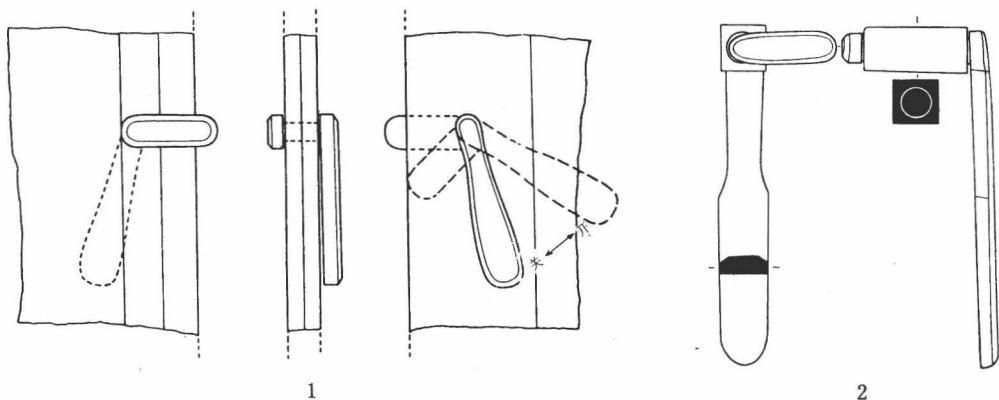


图1-4 户钥

1. 始皇陵2号铜车（左：外视 中：侧视 右：内视） 2. 满城2号汉墓出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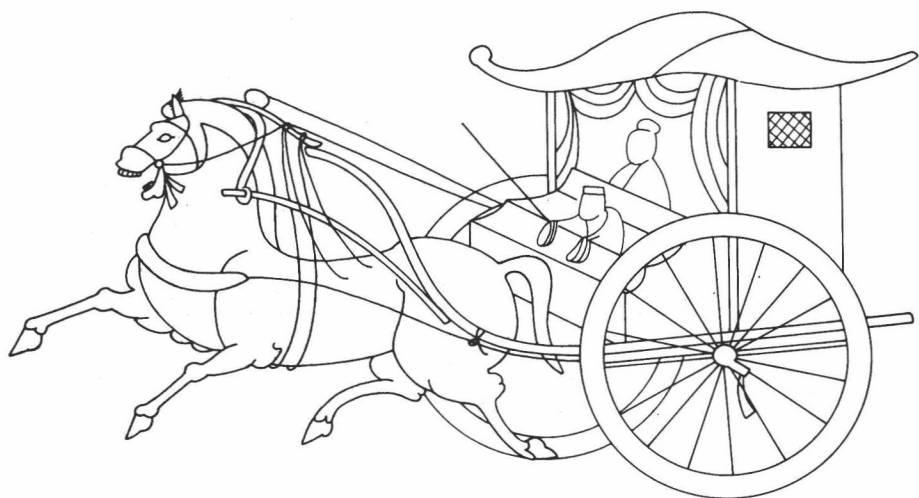


图1-5 山东福山出土汉画像石上的重舆辂车

双手执轡，不像福山画像石的御者手中还拿着策。但 2 号车的策也出土了：铜质，竿形，带节，前端有短刺（图 1-6）。过去除了在画像石上看到代表策的一根线条外，出土的实例很少^⑭，一直不曾了解其细部构造，所以对于古文献中有关马策的记载不尽了然。《淮南子·道应》说：白公“罢朝而立，倒杖策，鋹上贯颐”。高注：“策，马捶。端有针以刺马，谓之鋹。倒杖策，故鋹贯颐也。”倒拄杖策竟能将面颊戳穿，虽高注言之凿凿，读起来仍感费解。这次看到 2 号车上装刺的策，才知道白公是被它刺伤的^⑮。此物亦名箠，《说文·竹部》：“箠，羊车驹捶也。着箠其耑，长半分。”由于《释名》说羊车是“善饰之车”，所以段玉裁注箠字时谓“善饰之车，驾之以箠，驰骤不挥鞭策，惟用箠刺而促之”。按段说不尽准确，因为刺即鋹本来就装在策上，不挥策何以用箠促马？而后代驱马所用之鞭，古代却主要用于殴人。《尚书·舜典》：“鞭作官刑。”《左传·襄公十四年》：“初，公有嬖妾，使师曹海之琴，师曹鞭之。公怒，鞭师曹三百。”又《哀公十四年》：“成有司使，孺子鞭之。”《周礼·条狼氏》：“条狼氏掌执鞭以趋辟。”郑注：“趋辟，趋而辟行人，若今卒辟车之为也。孔子曰：‘富而可求，虽执鞭之士吾亦为之。’”孙诒让疏：“鞭所以威人众，有不辟者，则以鞭殴之。”经典所记，鞭多用于人，罕用于马。《韩非子·外储说右下》说：“操鞭使人，则役万夫。”“代御执轡持策，则马咸骛矣。”将鞭与策对举，其用途的区别更是一目了然。故先秦、两汉之御车者一般并不挥鞭。所谓“左执鞭弭”等说法，乃是假殴人之具以捶马。唐以后，驱马始多用鞭，而装鋹之策遂渐次隐没不见^⑯。

此外，2 号车輿下的当兔和伏兔也值得注意。当兔位于轡、轴交会处。以前只见《考工记·辀人》中有“十分其辀之长，以其一为之当兔之围”的记载。戴震《考工记图》以为“当兔在輿下正中”；然而实物未见，在这里是第一次被发现。至于伏兔，在西周车上多呈履形或长方形，有时其一端且楔入轮輿之间的笠毂之套管中^⑰。然而宝鸡茹家庄西周墓出土的笠毂之套管只做出上半边，呈覆瓦状^⑱，已不能约束伏兔。至战国时，笠毂更变成一端钉在伏兔上、另一端遮在毂上的扁平饰片^⑲。2 号车上的笠毂承袭了这种做法，也只是一片从伏兔外侧接出来的板状物。而伏兔的断面近似梯形，上平以承輿，下凹以含轴。其状与清代戴震、阮元等人的推测颇相合^⑳。戴、阮等用这种形制解释《考工记》中的伏兔，虽未能尽合，但对秦车的伏兔来说，却是言而有中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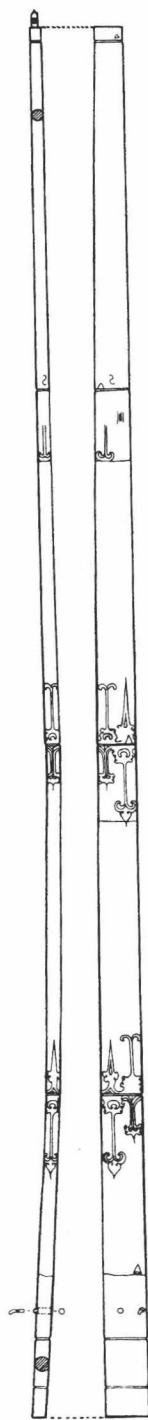


图 1-6 2 号铜车上的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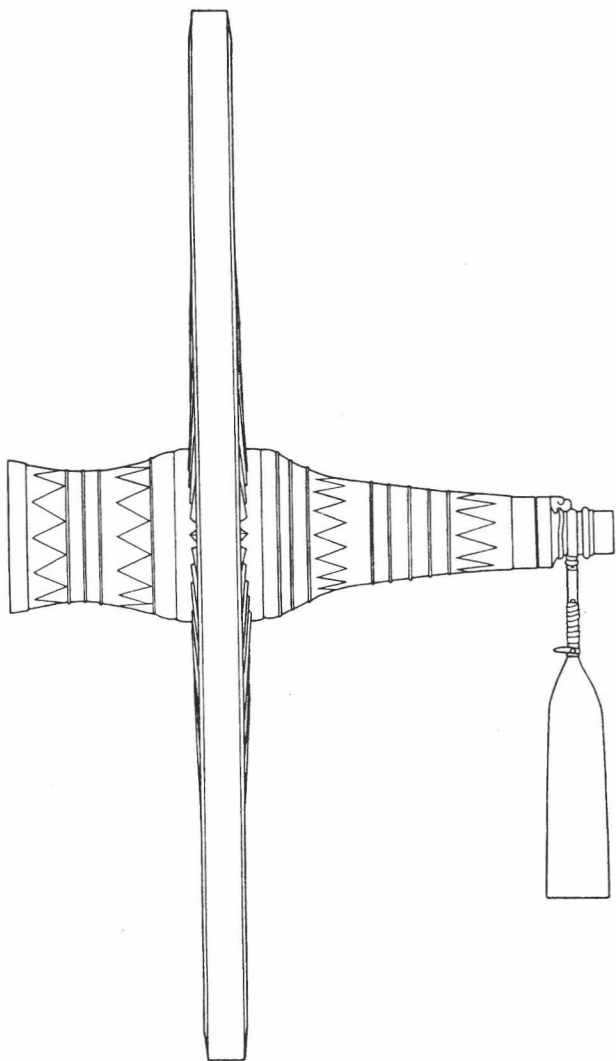


图 1-7 2 号铜车上的轂、轂与飞轂

2 号车车轴两端穿入轂中，轂长 33.5 厘米（图 1-7）。如以铜车为真车缩小二分之一的模型，则实物约长 67 厘米。《诗·秦风·小戎》中提到“文茵畅轂”，毛传：“畅轂，长轂也。”2 号车的轂算得上是畅轂了。畅轂延长了轮对轴的支撑面，行车时可更加平稳而避免倾覆。但长轂容易在两车相错之时互相碰撞，被称为轂击（《晏子春秋·内篇杂下》）、辖击（《战国策·齐策》）或简称为擎（《周礼·野庐氏》、《说文·车部》）。这许多的专用词汇也反映出行车时此种情况经常会发生，所以孙子说：“军行患车错之。”^①战国战车有时“尽断其车轴末”^②。可见战国战车开始采用短轂。但长、短轂各有利弊，亦即《考工记》所谓：“短轂则利，长轂则安。”2 号车采用长轂，是出于行车安稳的考虑。2 号车之轂饰以弦纹和锯齿纹，当即代表《周礼·巾车》“孤乘夏篆”、《考工记·轮人》“陈篆必正”之篆。先、后郑都把篆解释为轂约。轂约又称

轂约。《说文·车部》：“轂，长轂之轂也，以朱约之。”《广雅·释诂》：“约、缚，束也。”此字或从革作轂，即《轮人》中提到的辖革。用它束于轂周，即《诗·小雅·采芑》孔疏所说：“以皮缠束车轂以为饰，而上加以朱漆。”其实轂本用木材制作，缠革涂漆是加固之需，并非单纯为了装饰。太原金胜村 251 号春秋墓之车马坑所出 8 号车，其轂之轂端向里有八道凸起的环棱。制动时曾在环槽中施胶，缠以八道皮革，干后再打磨涂漆，从而增强了车轂的坚固程度。这是古车陈篆的实例^③。始皇陵 2 号车之轂以弦纹和锯齿纹为篆，仍接近缠缚皮革所形成的纹理。此外，2 号车在轂端的轂上还系有幡状飞轂。《急就篇》颜注：“路车之辖施小幡者，谓之飞轂。”这种形制在这里得到了印证。

《续汉书·舆服志》说,皇帝车上的飞鞚要画苍龙白虎等花纹。但汉画上所见之飞鞚常是两条短飘带,不便再施绘画,只有呈幡状才符合需要。以前在甘肃平凉庙庄秦墓出土的车上发现过饰珠的飞鞚²⁴,似乎秦车颇重视飞鞚。此物一般用布帛制作,不易保存,他处少见其实例。

再看鞅具。2号车之繁复精致的鞅具为研究系驾方法提供了极为宝贵的资料,许多重要的情况都是第一次在这里见到的。首先,连接在服马两轭之内轡上的两条鞅绳就很引人注目。服马主要通过它来曳车,这是以前所想象不出的。《左传·哀公三年》一再提到,“两鞅将绝,吾能止之”,“驾而乘材,两鞅皆绝”。从前总认为服马应各有二鞅,合计为四鞅,所以不理解《左传》“两鞅”之所指。现在才知道每匹服马均用单鞅曳车,两鞅已经概括了服马承力之所在。这两条鞅绳的后端系在舆前的环上,此环即《秦风·小戎》“阴鞅鋈续”之鋈续,郑笺:“鋈续,白金饰续鞅之环。”此环后部连着一粗索,系于轴之正中(图1-8),与《说文·革部》“鞅,所以引轴也”之说完全一致。而据《小戎》毛传,“阴鞅”句中之阴系“揜也”。郑笺:“揜在轼前,垂轡上。”孔疏:“阴、揜者,谓舆下三面材,以板木横侧车前,所以阴映此轡,故云揜也。”孙诒让则称之为揜舆版。但此前在古车上总找不到合乎这种条件的部件,这次在2号车前舆的车轡上看到一块覆箕状的盖板,恰好遮掩着舆前那段较平直的轡即轡,所以揜正是指它而言。反过来再看以前出土的战国铜器刻纹中的车,如河南辉县赵固、江苏淮阴高庄、山东长岛王沟等处之例,遂发现其舆前也都有揜²⁵(图1-9)。但倘若不是由2号车得到启示,只从那些简略的刻画中是难以辨认出此物的。

2号车的驂马曳的是偏套,套绳分别沿两驂内侧向后通过前轡左右之吊环而结于舆底的枕上²⁶。此套绳应称为靳。《左传·定公九年》记王猛对东郭书说:“吾从子如驂之有靳。”杜注:“猛不敢与书争,言己从书,如驂马之随靳也。”所以靳才是驂马的套绳的名称。而靳的被认识,又使许多问题随之迎刃而解。如《小戎》“游环胁驱”之游环,旧本毛传释作“靳环”,郑笺:“游环在背上,无常处,贯驂之外轡,以禁其出。”2号车之靳正在驂马背部接出一短带,带端系环,驂之外轡恰恰从此环中穿过,与毛、郑之说若合符契,故此环无疑即是游环。以前因为不认识靳,所以依通行本将游环解释为鞅环²⁷。但这么一来,好几种鞅具的位置都连带着发生了错乱。同时,靳的被确认,也进一步证明一乘车上只有两鞅,不与轴相连接的靳并不是鞅。

至于《简报》所说的套在驂马颈部而系于服马轡上、用以防止驂马外逸的缰索²⁸,或即是韁。《说文·革部》:“韁,驂具也。从革、蚩声,读若骋蜃。”段注:“《虫部》蚩读若骋,则此蚩声读骋宜矣。不知何以多蜃字。骋蜃连文不可通,疑当为又读若蜃也。”按《丐部》:“𠂔,侠也。”段玉裁说:“侠之言夹,夹者持也。经传多假侠为夹。”韁之为用正是将驂马夹持于服马之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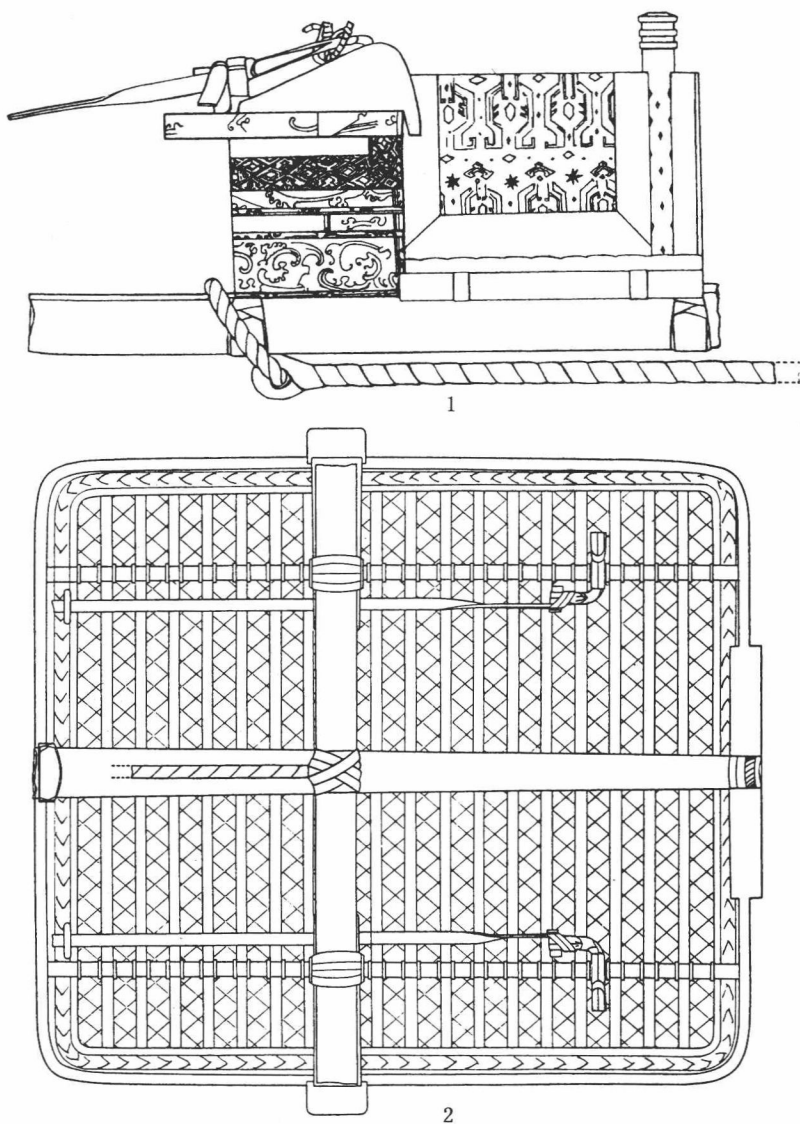


图 1-8 2 号铜车的前舆与后舆

1. 前舆（侧视，下部为连接在鞅环上的粗索）
2. 后舆底部（仰视，图中纵向的宽界道为轴，横向的宽界道为轡，粗索末端缚在轴上）

特别出人意料的是，2 号车的服与骖均自尾后牵一带经腹下系于轭或鞅上，这也是过去从未发现过的。《左传·僖公二十八年》描写晋国的军容时说：“晋车七百乘，鞅、鞅、鞅、鞅。”其中列举出各类鞍具，用以表示晋车装备的齐全。这里面提到了一种他处很少提到的鞅。据杜注：“在后曰鞅。”则上述后牵于马尾之带应为鞅。然而杨伯峻新注谓：“鞅同绊，音半，繫马足之绳。”晋军临阵之战车不会自行系上绊马腿之绳。持此



图 1-9 山东长岛出土战国铜鉴刻纹中前部有拴轡的车

说者或引《楚辞·国殇》“霾两轮兮紖四马”为证²⁹。但《国殇》之出此语，应如王注所说，是在“已所乘左骖马死，右骖马被刀创”之后；其霾车紖马，乃是表现“终不反顾，示必死也”之志，也就是下文说的“出不入兮往不反”、“首身离兮心不惩”之意。他们所面临的形势与晋军完全不同，故此说恐非是。但如果2号车上未把它表现清楚，鞅为何物，则将难以理解了。

2号车的服马和骖马均在额前的络头上装金质当卢。当卢背面的垫片上有刻文，自右骖至左骖，分别为“轂右一”、“道二”、“道三”、“轂四”（图1-10）。按轂字古音属元部明母，与輓字同部同纽。《礼记·檀弓》记孔子合葬父母之前，“问于酈曼父之母”，《史记·孔子世家》中“曼父”作“輓父”。故轂当是輓之假字。《说文·车部》：“輓，引车也。”经传又多假道为导，《说文·寸部》：“导，引也。”所以秦车可以称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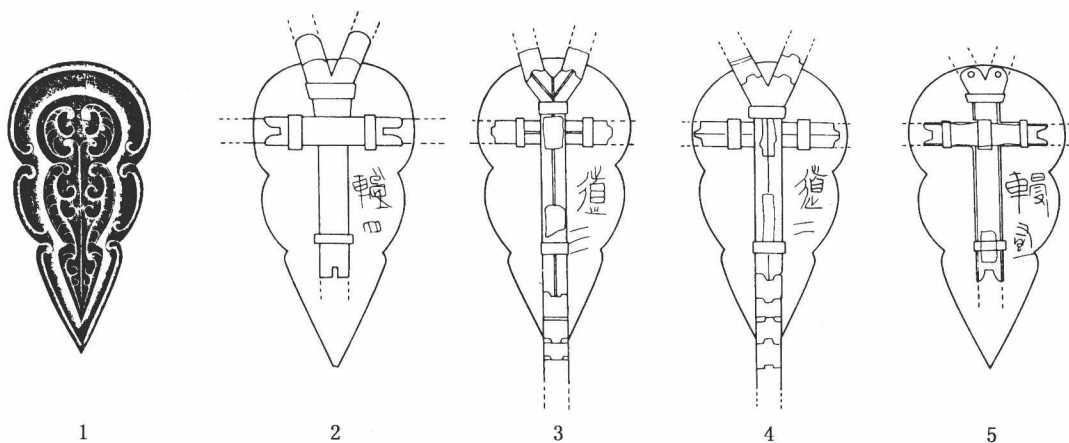


图 1-10 2号铜车的锡

1. 正面拓片 2~5. 背面刻文
(2. 轂四 3. 道三 4. 道二 5. 轂右一)

为轡，称服为道。然而道亦训先，《文选·赭白马赋》：“飞轡轩以戒道。”李善注：“道，先也。”考虑到在古代的驷马车上，四匹马并不是齐头并进的，《诗·郑风·大叔于田》：“两服上襄，两骖雁行。”郑笺：“雁行者言与中服相次序。”孔疏：“此四马同驾，其两服则齐首，两骖与服马雁行，其首不齐。”清·王引之《经义述闻》卷五：“上者，前也。上襄，犹言前驾，谓并驾于前，即下章之‘两服齐首’也。雁行，谓在旁而差后，即下章之‘两骖如手’也。”《左传·定公四年》正义也说：“驂马之首当服马之胸。”所以秦代将服马称为道，还有表示这两匹马的位置靠前的含意。在这次发掘中，前后两乘铜马车出土时，驾车之马的位置均为服马在前、驂马次后，特别是前车即1号车更为明显^⑩。不过轡即驂马虽然位置稍偏后，却并不意味着其重要性偏低；相反，当时的驂马可能比服马更受重视。2号车的两驂都在颈部套着金银项圈，而服马却没有。洛阳中州路战国车马坑中之车，亦仅二驂套有银项圈^⑪。马饰的丰俭与受重视的程度总该有所关联。再如《郑风·大叔于田》描写大叔驾车时，一开始就说：“执轡如组，两驂如舞。”只言两驂，不提两服，亦可证调御两驂之得宜与否，对行车相当紧要。《左传·桓公三年》记曲沃武公“逐翼侯于汾陉，驂絙而止”。《成公二年》记齐顷公之车在鞞之役中“将及华泉，驂絙木而止”。这都说明驂马较易受路边外物的干扰，故宜选强悍的马充任。并且，车子转弯时起主导作用的也是驂马。2号车的右驂在额顶立一装纓的铜杆，应即《续汉书·舆服志》所说用犛牛尾制作的“左纛”。它就是为了便于使四匹马一起转弯而设置的部件。但这里会提出一个问题：既然称为左纛，似乎就应该装在左驂头上，为何2号车却把它装在右驂头上呢？这可能是因为当时的战车一般均向左边转弯，即《郑风·清人》所谓“左旋”的缘故。孔疏：“必左旋者，《少仪》云‘军尚左’。”但战车为什么要左旋呢？这又和乘车者的位置密切相关。当一辆战车乘二人时，御手居左，甲士居右，如始皇陵2号兵马俑坑出土之T14号车所见者^⑫。若乘者为三人，而其中又有指挥作战的将领时，则如郑玄所说：“左，左人，谓御者。右，车右也。中军，为将也。兵车之法，将居鼓下，故御者在左。”^⑬当然，此仅就一般情况而言，例外的场合也是有的。但不论位置如何变动，车上居右之人即所谓“戎右”，常为手执戈矛的勇力之士。《左传·成公八年》杜注：“勇力皆车右也。”因此，当战车转弯时，配备武装的右侧应向外，使之仍能起到御敌的作用，即“左旋右韬”之所谓右韬；而没有武装只有御手的左侧应在内，以便受到保护^⑭。在进行车战时，左旋应是御车的常规（图1-11）。由此而产生的左纛之制，亦不应理解为左侧之纛，而宜理解为左旋之纛。此纛立于右驂头上，则左旋时纛自右向左催迫诸马，弯子就比较容易掉转过来。转弯时右驂所起的主导作用，在《说文》中已经指出。《舟部》：“服……一曰车右骖，所以舟（周）旋。”右骖即右驂。《马部》：“骖，驂也。”而由于自右向左折旋须以右驂带头，故又称“右还”。《周书·武顺篇》：“武礼右还，顺地以利兵。”《楚辞·招魂》：“抑骛若通兮，引